

小小说

彷徨

■胡天喜

王老根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脸色铁青,两眼死死地盯住门外的一块石头。半天,他扭过脸,对着屋内说:“我不同意!”

屋内,在一个低矮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年近二十的小伙子,他是王老根的儿子清华。此时,他脸色绯红,甩出了一句话:“我就是不上!”

“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你想干啥?”说这句话的时候,王老根脖子上的青筋暴得老高。“打工!”

“没出息的玩意!”

“咋叫没出息!全国上亿人在打工,都没出息?”儿子不甘示弱。

“我就是不让你去打工。”王老根给儿子下了最后通牒。

见爹真的生气了,清华没有再说话,但是可以看出,他并不服气。

清华今年考上了省城的一所二本大学。今年不是清华第一次参加高考,是第三次,前两次都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当第一次高考落榜的时候,清华就和爹商量,不考了,有那个复读的时间,还不如趁早出去打工挣钱,但王老根不同意,非让清华复读,没办法,清华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学校。由于清华一心想着出去打工挣钱,心思不在学习上,第二年高考,还是差了三分没有到录取分数线。三分之差,让王老根看到了希望,他强烈要求清华再次复读。这次清华说什么也不干了,和爹吵了一架。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清华还是被王老根像赶鸭子上架似的,赶到了学校。今年考得不错,超过分数线三分,被省城一所大学录取,虽然只是二类本科,但王老根却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不料,马上要开学了,儿子又突然说不上学了,把王老根气得差点晕过去。

王老根坚持让儿子考大学是有原因的,因为上大学是家里几辈人的梦想。

王老根家庭出身不好,他的父亲 1965 年高中毕业,按当时的学习成绩考上大学根本不成问题,但就因为出身不好,不能参加高考。父亲哭了三天三夜后,在一个漆黑的夜

晚,把一根麻绳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幸亏家里人发现及时,把他从房梁上救了下来。从此,他就把自己的大学梦寄托到儿子王老根的身上。

王老根非常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学习很用功,成绩特别好。当时老师对他的评价是,王老根考不上清华也要进北大。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奔向考场的路上,突然感到肚子疼痛难忍,竟在地上打起滚儿来。紧急送往医院后,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要开刀手术。虽然手术很小,第二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但考试也结束了,王老根无可奈何地回家当了农民。

当时王老根的气恨可想而知,他甚至也想到了死,不过这次他的父亲却成了明白人,他劝王老根,只要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咱不绝户,就一代一代地考下去,总有一天家里要出一个大学生。

心里装着王家的大学梦,王老根给儿子取名“清华”。但是儿子上清华的心情远没有父亲和爷爷那么迫切,学习成绩一直上不去,考了两年都没有考上,今年终于考上了,但是他又说什么也不愿意上了,非要出去打工挣钱。

“清华,你知道,上大学是我和你爷爷两辈人的梦想,你就不能想想我们的感受?”看儿子坚决的态度,知道这样僵下去不是办法,王老根的态度软了下来。

“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不就是为了让我大学毕业以后能找个好工作吗?但是你看看,现在大学毕业生满街跑,不要说二本,就是一本的毕业生,还不是照样像苍蝇一样到处乱飞找工作吗?”清华说得理直气壮。

“那也比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找工作容易呀!”王老根不服气。

“王留柱是大学毕业吗?初中都没上完!可你看人家,跑钻头跑发财了,现在少说也有几千万了吧!王天彪是大学毕业吗?高中只上了一年!人家弄了个建筑队,现在楼房都住五层了,还开着奔驰车。王小明是大学毕业吗?



也只是高中吧!但人家承包了五百多亩地,给他打工的人就有十几个。你数数,现在发财的有几个是大学毕业?还有,东庄我表哥大学连考了四年,终于考上了,我表叔觉得脸上是有光了,但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最后去了王志贤的运输队打工。王志贤大学毕业吗?人家在上海有了自己的运输车队,每年收入上百万。你还是旧脑筋,还是光宗耀祖那一套!”清华一口气说下去,激动得脸色通红。

王老根愣住了,儿子说得句句是实话。

“你的眼怎么就只盯着钱呢?有知识比什么都强。”沉默半天,王老根觉得不能在儿子面前服输,反驳道。

“上大学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找一份好工作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多挣钱?大学四年,要花几万元,毕业后还要为工作发愁,还不如趁早创业。”清华这次是下了决心和爹对着干了,把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王老根无语,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像在看一个星外来物。他读不懂儿子,不知道儿子到底怎么了,也不知道王家几辈人的梦想是否应该继续坚守。

不过,有一点村上的人可以证实,现在很少听王老根提儿子上大学的事情了。

拉着老爸去散步

■依一



从睡梦中醒来,扯了扯床边的碎花布帘,透过阳台的余晖轻轻地漂浮在我的脸颊上,心底也配合着脸的幻想滋生出痒痒的感觉,猛然想起自己又睡了一个下午。这样恍惚度日究竟维持了多久,我也记不得了,什么时候开始嗜睡了呢?零零散散的片段铺面而来,却怎么也拼接不了一份完整记忆,于是索性起床。

我穿梭在家的每一个角落,却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的气息,只有我和老爸两个人的家,让人感觉到空寂。我在睡觉,也许爸爸怕弄出声响影响我休息便出门了吧。不知道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为人处世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即使是面对着自己的儿女,有时也会凸显出做客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细细回想爸爸在我这儿的点点滴滴,我仿佛不是上班就是睡觉,抑或是三三两两的好友聚聚,和老爸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少得可怜。有多久没和老爸去散步了呢?

虽称呼他为老爸,其实也就是一位 44 岁的中年人。现在想想,老爸他自己是不是也感觉已步入老年了,还是被我喊习惯了呢?

今年 5 月,老爸中风了,现在回想起来

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在医院待了三个月,每天都被刺鼻的气味包裹着……爸爸出院的那天我心情很好,推着爸爸在居住小区的人行道上走了好远好远,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身上在医院浸润已久的味道慢慢冲淡。在老爸回家前,屋子的布局已经被我重新规整好了,感觉很突兀,从买房子到现在第一次感觉大。我请了一些工人在屋子四周墙壁上都嵌入了扶手,这样方便爸爸一个人做康复。他也许不希望我时时搀扶着他吧。他的情绪一直很不好,现在如同孩子一般,很爱哭,也许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宠溺爸爸了吧!一直很独立的两个人突然转变了生活方式,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依靠。开始的时候,这种角色的互换让人感觉有小小的别扭感,不过现在已习惯了。

爸爸出院前我从网上搜索、整理了一些资料,打印出来贴在我屋子的各个角落。我会每天做适合爸爸吃的饭菜,没有时间限制地陪着爸爸去做康复。8 月的天气还是蛮热的,我俩每天都穿梭在小区的林荫道。

坚信上帝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老爸虽然不幸中风了,但是我仍然对这个世界心怀感恩:幸运的是爸爸身体刚刚不舒服就被

同事发现并及时送往医院;幸运的是现在的医疗事业发展得如此迅速,爸爸很快就能站起来行走了;幸运的是我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重新找工作不可谓不艰辛,最后在一个小公司做起了文员。爸爸生病几乎花光了我們所有的积蓄,已经不能挑剔工作的好坏了,养家糊口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也会怨恨爸爸为什么要生病,如果平时听我的劝告,按时吃药,少吸烟喝酒什么的,也许就不会生病了,那样我就可以自由自在过自己的生活了。是不是我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这种情绪了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爸开始一个人出去锻炼不再拉着我了。每天上下楼梯他是怎样做到的呢?每天在外面待那么久会不会是刻意的呢?

记得小时候,爸爸接我放学,经常把我驮在肩上健步如飞,路上洒满了我“咯咯”的笑声。现在不经意间回想起那笑声突然有想哭的感觉。冰心说:一角的城墙,蔚蓝的天,极目的苍茫之际,即此便是天上人间。也许生活就应该这样,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就该满足,在不经意的瞬间也许就会顿悟自己其实很幸福。

明天是星期一,下班回来要先陪爸爸散步,拉着他去附近超市买东西。我想,待我俩归来,太阳会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回头瞄一瞄,会感觉静谧而美好。

正如海子一首诗中所写: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

所以,从明天开始,我要努力让爸爸和我成为幸福的人,我要拉着老爸去散步……

立冬(外三首)

■徐桂荣

这是季节的
门槛

风,迈过去,削翅为刃
扑打着遍地的雪粒
将草木的残绿层层剥离

河,迈过去,呵气成冰
一路悠扬跌宕的歌声
被锁进坚硬的冰凌

只有小麦刚刚破土而出
只有小麦,无所顾忌地舒展着
给这道门槛,涂上一抹新绿

虫子

做一只虫子不好吗
蛰伏于泥土,草叶,或书本里
晒晒太阳,啃啃诗文,做做闲梦
简单而又安静
是现代都市人无力企及的生活状景

如何把翅膀收起来,忘记身份和姓名
回到来时的路上
如何把目光收起来,不再回视与眺望
只守着一小截自己的时光
不思,不想
独居寒冬的一隅,悄悄作茧

自缚或者自守,都与别人无碍
与窗外的世界无碍
一个画地为牢的人
在寒风步步紧逼的日子里
一退再退,一退再退
退作一只小小的虫子,回到原始状态

一群阳光在窗台上跳舞

窗台是白色的。白色的窗帘
白色的玻璃,白色的瓷片
散发着奶油一样的气息

这群小精灵就在这里跳来跳去
在白瓷片的白里,在白玻璃
的白里,在白窗帘的白里

它们的脚是白的,身子是白的
翅膀是白的,呼吸也是白的
以及舞步和节奏

踏踏踏!踏、踏、踏!
正午 12 点的时光
被一群白,踩得碎碎的
刺人耳目

风吹耳朵

作为一棵奔跑的树
我早就谢落了满身的花朵
只剩下这两只叶片了
一左一右,交由清冽的东风
一遍遍吹着

只剩下这两只忠诚忠实的叶片
将这个世界的颤动,战栗,声音
一丝丝传递给我
让我听,感知并接受
从而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

一棵奔跑的树,无论春秋
都有两只叶片紧随其身
不脱落,更不会背叛
此时,被冬日清冽的风吹着
微微疼痛

